

说到底，王蒙对文艺的把握就是对生活的把握，对生命意味的把握，是一个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验的人对于艺文味道独到的见解和体悟。

中国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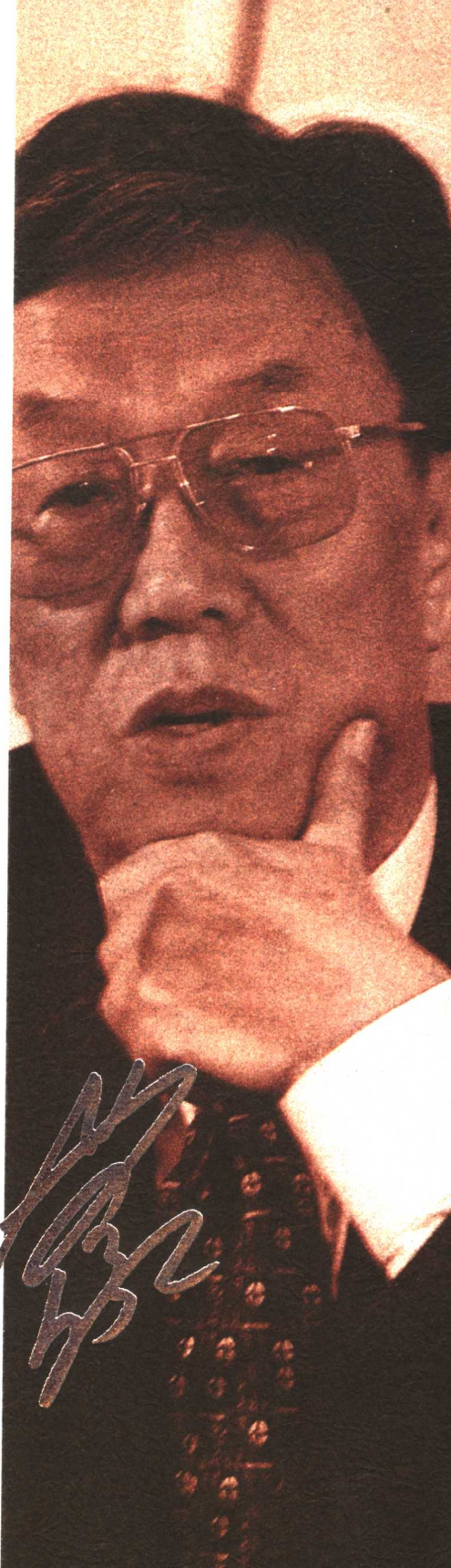
王蒙说

艺文味道

王蒙著



王蒙



大家文库
中国青年出版社

1267/623

:5

2007

王蒙说· 艺文味道

王蒙著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说艺文味道/王蒙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06-7604-1

I. 王... II. 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2089号

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
选编者 王 山
责任编辑 黄宾堂
封面设计 康 健
内文设计 小马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邮编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营销部 010-64010813 84027892
直销部 010-64057586
编辑部 010-64034340
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
规格 700×1000 1/16
印张 16
字数 250千字 2插页
版次 2007年8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年8月河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978-7-5006-7604-1
定价 2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艺术味道

- 002 行板如歌
- 005 难忘的格里格故居
- 009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 015 在声音的世界里
- 018 在贝多芬故居
- 021 隔山乱弹
- 024 我收听了《梦幻曲》
- 027 《回娘家》模式的意义
- 030 也说歌星种种
- 032 话说《雨人》
- 035 通俗、经典与商业化
- 042 惊险的模式及其他
- 047 关于《女人的气味》
- 049 小说与电影中的中国人
- 052 电影门外谈
- 057 《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
- 062 剧场拾艺
- 066 漫说喜剧
- 069 致高行健
- 073 相声的文学性
- 077 美丽围巾的启示

文学味道

- 085 名士风流以后
- 093 符号的组合与思维的开拓

098	谈学问之累
105	全知全能的神话
112	话说“朝三暮四”
115	再话语词
119	献疑札记
127	反面乌托邦的启示
131	重组的诱惑
138	旧体诗的魅力
142	感觉与境界
151	文学的方式
164	小说的世界
171	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178	可能性与小说的追求
192	躲避崇高

目 录

经典味道

200	《红楼梦》的写实与其他
206	时间是多重的吗
212	雨在义山
224	通境与通情
234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238	《雪》的联想
250	《艺文味道》后记/王山

艺术味道

行板如歌

柴可夫斯基好像一直生活在我的心里。

当然与五十年代的惟苏俄是瞻有关系。但是对于苏俄的幻想易破——也不是那么易——对于柴可夫斯基的情感难消。他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他之容易接受,是由于他的流畅的旋律与洋溢的感情和才华。他的一些舞曲与小品是那样行云流水,清新自然,纯洁明丽而又如醉如痴,多彩多姿。比如《花的圆舞曲》,比如《天鹅湖》,比如钢琴套曲《四季》,比如小提琴曲《旋律》,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浑如天成,了无痕迹,它们令人愉悦光明,热爱生命。他是一个赋予生命以优美的旋律与节奏的作曲家。没有他,人生将减少多少色彩与欢乐!

他的另一些更加令我倾倒的作品,则多了一层无奈的忧郁,美丽的痛苦,深邃的感叹。他的伤感、多情、潇洒,无与伦比。我总觉得他的沉重叹息之中有一种特别的妩媚与舒展,这种风格像是——我只找到了——苏东坡。他的乐曲——例如第六交响曲《悲怆》,开初使我想起李商隐,苍茫而又缠绵,缱丽而又幽深,温柔而又风流……再听下去,特别是第二乐章听下去,还是得回到苏轼那里去。他能自解。艺术就是永远的悲怆的解释,音乐就是无法摆脱的忧郁的摆脱。摆脱了也还忧郁,忧郁了也要摆脱。对于一个绝对的艺术家来说,悲怆是一种深沉,更是一种极深沉的美。而美是一种照耀着人生的苦难的光明。悲即美,而美即光明。悲怆成全着美,美宣泄着却也抚慰着悲。悲与美共生,悲与美冲撞,悲与美互补。忧郁与摆脱,心狱与大光明界,这就产生了一种摇曳,一种美的极致。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人生苦短,人生苦苦。然而有美,有无法人为地寻找和制造的永恒的艺术普照人间。于是软弱的人也感到了骄傲,至少是感到了安慰,感到了怡然。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哲学。

在他的第五交响曲与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中,既有同样的美丽的痛苦,又有一种才华的赤诚与迷醉,我觉得缔造着这样的音乐世界,呼吸着这样的乐曲,他会是满脸泪痛而又得意洋洋,烂漫天真而又矜持饱满。他缔造的世界悲从中来而又圆满无缺。你好像刚刚迎接到了黎明,重新看到了罪恶而又清爽,漫无边际而又栩栩如生的人世。你好像看到了一个含泪又含笑的中年妇人,她无可奈何却又是依依难舍地面对着你我的生存境遇。

是的,摇曳,柴可夫斯基最最令人着迷的是他的音乐的摇曳感。有多少悲哀也罢,有多少压抑也罢。他潇洒地摇曳着表现了出来,只剩下美了。

这就是才华,我坚信才华本身就是一种美。它是一种酒,饮了它一切悲哀的体验都成了诗的花朵,成了美的云霞。它是上苍给人类的,首先是给这个俄罗斯人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上苍给匆匆来去的男女的慰安。拥有了这样的礼物,人们理应更加感激和平安。柴可夫斯基教给人的是珍惜,珍惜生命,珍惜艺术,珍惜才华,珍惜美丽,珍惜光明。珍惜的人才没有白活一辈子。而这样的美谁也消灭不了,在火里不会燃烧,在水里也不会下沉。这后两句话是一首苏联革命歌曲中的句子。原谅那些毫无美感但知道整人的可怜虫吧,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在我的惹祸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我描写了林震与赵慧文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意大利随想曲》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它的潮汐般的、波浪般的摇曳感与阳光灿烂的光明感。人生太多不幸也罢,浮生短促也罢,还是有了那么迷人,那么秀丽,那么刻骨,那么哀伤,有时候却又是那么光明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那是永久的青春的感觉与记忆。这能够说是浪漫吗?据说行家们是把柴可夫斯基算做浪漫主义作曲家的。

一九八七年我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看到了老柴的故居,在佛市郊区,在灌木丛下有一个白栅栏。可惜只是驱车而过罢了。缘止于此,有什么办法呢?

我宁愿说他是一个抒情作曲家。也许音乐都是抒情的。但是贝多芬的雍

容华贵里包含着够多的理性和谐的光辉，莫扎特对于我来说则是青春的天籁，马勒在绝妙的神奇之中令我感到的是某种华美的陌生……只有柴可夫斯基，他抒的是我的情，他勾勒的是我的梦，他的酒使我如醍醐灌顶。他使我热爱生活热爱青春热爱文学，他使我不相信人类会总是像豺狼一样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我相信美的强大，柴可夫斯基的强大。他是一个真正的催人泪下的作曲家。普希金、莱蒙托夫的抒情诗的传统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抒情小说的传统。我相信这与人类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善良有关。这与冥冥中的上苍的意旨有关。

我喜欢——应该说是崇拜与沉醉这种风格。特别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在这种风格中，我才能体会到生活的滋味、爱情的滋味、痛苦的滋味、艺术的滋味。柴可夫斯基是一个浓缩了情感与滋味的作曲家，是一个极其投入极其多情的作曲家。

他的一些曲子很重视旋律，有些通俗一点的甚至人们可以跟着哼唱。其中最著名的应该算是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了。循环往复，忧郁低沉，而又单纯如话，弥漫如深秋的夜雾。行板如歌云云虽然只是意大利语Andante Cantabile的译文，但其汉语语词也是优美的，符合柴可夫斯基的风格。我写过一个小篇小说，题目就叫《如歌的行板》，这首乐曲是我的主人公的命运的一部分，也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冯骥才说本来他准备用“如歌的行板”为题写一篇小说的，结果被我“抢”到了头里。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冯！你与柴可夫斯基没有咱们这种缘分。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从这篇小说中听出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青年时代的作品，我把柴可夫斯基看做自己的偶像与寄托。

真正的深情是无价的。虽然年华老去，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单纯，虽然我们不得不时时停下来舔一舔自己的伤口，虽然我们自己对自己感到愈来愈多的不满……又有什么办法！如果夜阑人静，你谛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你也许能够再次落下你青年时代落过的泪水。只要还在人间，你就不会完全麻木。

于是你感谢柴可夫斯基。

难忘的格里格故居

格里格的名字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他的音乐是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那一种,抒情,优美,流畅。他是挪威人,曾经在德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说,他的创作的灵感来自他的祖国挪威的美丽与独特的河山。他后来一直生活在挪威西岸的名城卑尔根,直到辞世。

自挪威首都奥斯陆去卑尔根,旅途美不胜收,如诗如画如歌。乘火车如乘格里格的音乐前行,沿铁路如沿格里格乐曲的旋律攀绕,发动、奔驰、降速和暂停似乎也都体现着格氏乐曲的节奏。它使我想起鲁迅的散文《好的故事》——当然,是北欧的、挪威的而不是中国江南的好的故事。夏末秋初,阳光明媚,一片清明的翠绿和墨绿,不同的植被造就了统一的清静和变化的层次,道道水域平光如镜,甚至连嶙峋的巨石与终年的积雪也澄明如洗,强悍的布局中时有宜人的光线扑面而来,正如格里格乐曲的基本色调。环顾森林、山峰、湖泊、积雪、岩石、少量的建筑和居民,如温习格里格的浪漫情怀,原生的裸露与人间快乐浸润交融,万象一心而心生万象。起伏回环,旅途曲折有致却不涉险阻,相当的平稳顺畅;目不暇接之中,风光并不斑驳绚烂,它具有自己的透明和单纯,如格里格的弦乐和长号;辽阔静谧、山野茫茫,画面却不孤寂更不荒凉,一草一木,一石一波都充满了活泼泼的生命,舒适清新,如格里格的主题。

这样的火车之旅着实难得。我曾沿德国的莱茵河坐车目送落日,也曾于黄昏自纽约出发去费城,它们都很美,但没有挪威这里这么多的自然,它们的风光偏重人文景观。我也曾陶醉于祖国秦岭的逶迤与星星峡的严峻。它们是伟大的,牵心动情的,但不同于挪威奥—卑沿线的这种惬意。观光观光,坐

在这趟火车上当真体会到了观光的含义与乐趣。

一路上,你常常分不清海、湖泊和河流。如果看挪威的地图,你就会发现她的海岸线曲折细碎,海进入陆地变成了细流,把陆地切割成无数小岛、半岛、山丘、三角洲和锯齿;也可以反过来说,是陆地把海切割成小溪、池塘、山涧、河流和内湖。在中国,不论是大连是北戴河还是海南岛,大体上海是海陆是陆,海在陆外,陆在海边,陆尽为海,海遇陆止,海陆二者布局分明。而在挪威,有时候海并无占领的浩瀚与涌动的声威,海与陆相生共生。海就在你的身边,海化成了细流小洼,温文驯顺,亲切善良。她无处不在,海中有陆,陆中有海,海是你的挚友,海是你的庭园,海是你的日常生活。

而我觉得音乐家格里格的故居是挪威此种海陆交隔的浓缩甚至是提炼。它位于卑尔根的海、山与平地的交接或者更正确一点说是混杂处,格里格的工作室位于陆地的一个细长的尖端,它深入海里如格里格的天才创造深入于挪威的大自然和全世界听者的心灵。小小的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架钢琴。钢琴凳上垫着厚厚的乐谱,因为格里格的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多,他要把自己的凳子垫高,才好弹奏。多么可爱的小个子!也许和他的写字台、钢琴同样重要的是小房子的巨大的方窗,窗外是海与天,岛与山。山侧是一片岩石峭壁,格里格的坟墓就建立在石壁上。他生前就选中了这墓穴,他把自己的身心最终地交还了挪威的母亲大地。这是一首圣洁的安魂曲。无怪乎挪威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怀着宗教的虔诚和终极寄托来对待大自然的。大自然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神、他们的活着与死后的安居家园。石壁下有一段栈桥,沿石桥可以走向海的纵深,可以欣赏海的茫茫无际与幽幽无言。挪威的近海与中国的近海在这方面又是不同的,它可没有那么大的潮汐和风浪,错综的地形阻挡了控制了海潮的威风,使海变得更加平和。挪威的沿海是平和的,不知为什么它们使我想起挪威的狗。其实不仅挪威,欧美国家的狗大致都不凶恶,它们彻底地宠物化了,它们也许放松了对应该警惕的人的警惕,但是至少它们本身没有变成对善良者的威胁。

再回到海的话题上来,海可以伟大宽广,怒涛万顷,海也可以温声软语,

得心应手。挪威本身就是一个半岛国家，她的重要的城市差不多都依傍着海，海是挪威——她的城市和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周边底色。

参观格里格故居是我们访问卑尔根的最后一项日程，隔着门玻璃扒着头看格里格的工作室又是看格里格纪念馆的最难忘的节目。看完他的工作室——或译车间——我与妻漫步到栈桥上，欣赏落向大海的太阳，欣赏明丽而不刺目的、没有污染过的天空，欣赏成群的海鸥闲闲飞过，觉得无限平和，觉得离格里格那样贴近，觉得大自然和音乐是人类的家园，是造物的赏赐，是人的精神的摇篮。人最终应该生活在自然与音乐而不是硝烟、硫化氢废气、吵吵闹闹与子弹呼啸里。人本来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大自然与音乐的熏陶，暂时没有机会也应该有机会通过艰苦的聪明的与有效的努力去争取和创造这样的机会，否则那才是最大的不公正乃至罪过。

稍向高坡处走走，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音乐厅，音乐厅的房顶修成了茅草顶的外观，以与整个情调和谐，而厅堂的内部仍然是现代化的。我想起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们在厅外的另一个小放映厅里欣赏了格里格的音乐风光片与格里格的书信朗诵风光片。格里格的文笔极好，特别是他记述自己对挪威的大自然的感受、记述挪威的自然风光给他的音乐创作以怎样的灵感的那些段落。最好的文字却原来并不准备发表。

再往高处是格里格生平图片展厅和纪念馆的办公室和服务台。这是一个重要的接待客人的地方，所有的贵客都会被安排访问这里。我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来过。纪念馆的馆长向我们介绍我国领导人访问这里的情景，介绍他们怎样弹奏格里格的钢琴和在那间钢琴室唱歌。四百万挪威人何等地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名人，他们崇奉他们，介绍他们展示他们如对待自己的精神的宝石与明珠，他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她对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举世公认的文化名人数量不是太多，但都有杰出的成就与巨大的影响：音乐家格里格，戏剧家易卜生，美术家蒙克等。世上有哪一个有希望有尊严的民族不是为自己的杰出的文艺家而自豪而珍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保护自己的文化果实，而是相反——去贬低它和糟

践它呢？

由于日程安排上的困难，为了参观格里格故居，我们从原定的日程上取消了乘船从卑尔根赴施特凡格的节目，代之以匆匆的飞行。这当然有一些遗憾，可以想象那先前拟议中的河上之旅将是多么迷人。但是格里格的故居更是不可不看，它是我看到过的世界上最美丽、最迷人、最安详、最让人心旷神怡而且让人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的地方之一。哪怕为了它而牺牲了别的，我仍然觉得满足，觉得充实而且快乐。

1998年10月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我不是歌唱家,但连我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惊异,五十年代我怎么会唱那么多苏联歌曲!

如果说我会唱的苏联歌曲多如天上的星星,未免像是吹牛。但如果说我会唱的歌曲比王府井大街上的灯火还多,却仍然不失为一种东方式的谦逊。

让我们来试一试。请点歌吧:要哪个作曲家的作品?杜那耶夫斯基还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依?勃兰切尔还是米留金?或者是查哈罗夫的民歌风?要哪部电影的插曲?《光明之路》?《童年》?《小海军》?《萨特阔》?《库班的哥萨克(幸福的生活)》?《夏天》?《忠实的朋友》?《蜻蜓姑娘》?要哪个民族的哪个歌唱家演唱过的?聂恰耶夫的《列宁山》?尼基丁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庇雅特尼茨基合唱团的《有谁知道他呢》?哈丽玛·纳赛洛娃的《哈萨克圆舞曲》?那歌声中穿插着的金铃般的笑声令人心旷神怡!乌兹别克的塔玛拉·哈依的演唱里跳荡着羊皮鼓的节奏。还有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阿塞拜疆的拉希德·培布托夫呢,他用抒情男高音唱着《货郎与小姐》的插曲:

卖布,卖布哇,

卖布,卖布哇……

我再问你,你要我歌唱十月革命与内战期间的哪个英雄呢?肖尔斯?(副歌的高音部是怎样地撕裂人的心肺!)夏伯阳?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更不要说斯大林了!我会唱的歌颂斯大林的歌曲足够开半场音乐会!

在这些我们喜爱的苏联歌曲里面就有索洛维约夫·谢多依的《海港之

夜》：

再见吧，亲爱的城市，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当黎明时光，在船的甲板上，
看蓝色的头巾飘荡……

也许是少不更事，也许是那纯洁的年代、纯洁的心的生发，五十年代，从来没有见过海，没有上过舰艇，更没有当过水兵的我一唱起这个歌就觉得感同身受，身临其境，为之销魂。在海港上，在迷雾里，前面是辽阔无垠的大海、即将开始的远航，背后是亲爱的城市、亲爱的姑娘、飘荡着的送行的蓝头巾。这是怎样的美和惆怅，怎样的豪迈而又温柔、缠绵而又自由！这旋律，这节奏，传达着的正是海潮与心潮的起伏，大海与水兵的呼吸，夜雾与头巾的飘荡。我分不清歌声、水声与心声了。

后来就不唱这些歌了。

让人没有心情去唱它。

偶然唱起，恍如隔世，只觉得不协调，好像气管里吸入了一片碎玻璃——危险的体内异物。

一九七九年，我们举家从新疆迁回北京，后来，我的搁置了二十多年的书稿《青春万岁》也终于见了天日。《青春万岁》后记里提到的“谨以此书献给”的当年“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到我们的临时栖身之地（当时还没有房子）来看我的妻子和我。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们冒着小雨去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一座大殿的廊檐下面，我们唱起了当年爱唱的歌，其中有《列宁山》，也有这首《海港之夜》。

我们唱这些歌，只是为了纪念（悼念？）我们自己的逝去的青春。

一九八四年，我欣然接受了去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拉电影节的建议。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象的。我欣然成行，除了别的许多大的原因外，还有两条“个人动机”。一个是我想运用一下我在我国新疆十六年所学到的有关苏联

中亚地区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的知识,去接触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第二,我要到原诞生地去寻找我所钟爱、我所失去的那些歌曲。

这最后一条对于代表团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于我个人,却是牵肠挂肚。

春节刚过,在我家里,许多个晚上都响起了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声。“太阳落在山的后边”之后便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遥远啊遥远”之后便是“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快要五十岁的时候忽然大唱起不到二十岁的时候爱唱的异国的歌,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我失眠了。

中国的作家可真福气!他们的独有的体验,独有的各种连续的和各种中断的往复,提供着多么丰富的灵感!

我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访苏期间,我要用我的为数不多的零用外汇,全部去购买苏联歌曲原声带。

一位最近从苏联归来的朋友劝告我不要这样做,理由是苏联的盒式录音带质量不理想,价钱又不便宜。

是这样吗?我将信将疑。似乎有那么一丝遗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初夏时分,我来到了苏联。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饭店,在塔什干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我只要一有机会进房间,便立即拧开广播旋钮,我要寻找我的老朋友——我的歌。甚至在我需要睡觉的时候我也不关收音机,而只是把音量拧小一点,在这似曾相识、陌生中包含着某些我熟悉的特色的歌声中我会更好地入睡。即使已经睡熟,即使我已经失去了一切知觉,我的耳朵——我的心仍然在谛听,仍然在寻觅,仍然在期待着。

总算听到了一次《喀秋莎》。听到了一次在苏联唱之已久的《五月的莫斯科》:

柔和晨光,在照耀着,
克里姆林宫古城墙,
无边无际苏维埃大地,
正在黎明中苏醒……

我知道,在苏联,每逢五一节都要反复播放这个歌的。这首歌大概诞生得很早,四十年代或者三十年代也说不定,但我接触到它,还是在五十年代。

大概除了苏联国歌之外,这是在苏联唱得历史最久的一首歌了。

歌声依旧,人事全非,呜呼!

此外,广播里、电视里、晚会上听到的诸多歌曲都是我所不知晓的。但这些歌曲的豪情与柔情的结合、热烈澎湃与忧郁委婉的交织,特别是那种特有的阔大、坚决、自得而又自信的如醉如痴的行进感,都使我联想起五十年代我所熟悉的那些苏联歌曲,这是我能够一下子就辨认出来的啊。

另外还有那种女中音领唱的俄罗斯民歌。一听到这熟悉的歌声,便像是看到了戴着月牙形头饰的健壮异常的俄罗斯妇女,她们平伸着右臂,左手叉着腰,底气充足地引吭高歌。周围是单调而又宏伟的金色的麦穗,麦浪滚滚,一望无边,忧郁中、寂寞中散发着那么强大的热烘烘的力与爱,啊!

当然,这次在苏联听到的歌曲中,也有五十年代从未与闻的新品种,包括本地民歌旋律与迪斯科节奏相结合的沙声叫喊与软软的“气声”吟唱。看来这些歌也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在苏联,我见到的“进口”的通俗歌舞远远比进口的消费品多。

电影节前夕,我拜托电影节委派给我们的翻译兼联络员嘎丽娜给我录点歌曲——不是说他们的录音带不怎么样吗,我自己带了两盒带子。

“您要什么歌?”嘎丽娜问。

“比如说《列宁山》,比如说《快乐的人们》《海港之夜》……”

看到她迷惑的表情,我给她哼起了这些歌的曲调。

“啊,原来是这些歌,要不是您,我们早忘了……”她感动地说,“但是,这些歌可太难找了……我有一些学生,他们喜欢搞收音录音之类的,但那多半是现代的,许多是……”她做了一个摇摆舞动作。

“那我能不能从唱片商店买到这些歌曲呢?”

“恐怕也很难。当然,您可以试试。”

“那就麻烦您随便给我录一点什么吧,只要是苏联的。”